

參賽類別	☐ 小說組 ☒ 散文組 ☐ 新詩組
作品名稱	弦與線

縫合針在手術燈下閃爍著冰冷的銀白光澤，如一彎新月在無垠的夜空中游移。倏忽間，針尖毫不留情地刺入乾癟的肌膚，縫合線頻繁地進出，逐步將破碎的邊緣，一點點地拉回曾經的位置，徒留下那一道道無法抹去的刀痕。福馬林的氣味不斷侵入鼻腔深處，隨著每一次呼吸，那刺鼻的痛楚在嗅神經上越纏越緊。

我停下動作，仔細凝視著大體老師的皮膚，細緻的肌理像是一張褪色的地圖，縫合線交織出複雜的路線，有的井然有序，有的則縱橫交錯。在經歷了一學期後，曾經的支離破碎，如今即將完成修補，心中頗有感觸。我突然想起那曾經歷的點點滴滴，和雲開霧散後迎來的雨過天晴。

寒假中，某一天清晨，陽光灑落在寧靜的校園，光線雖刺眼，卻仍無法驅散寒意。我搓著手心，專心地聆聽老師的指示，在老師宣布開始後，我拿起清潔用工具，默默地與其他同學開始清洗，那是我們與大體老師的初次見面。在莊嚴肅穆的期初法會結束後，每個人依照分配好的組別，穿上實驗衣、戴上手套，懷著對生命的尊敬，依次步入實驗室。聽完老師講解的操刀步驟，我們終於開始進行解剖實驗的第一堂課。

三月初，臺中已逐漸回暖，解剖實驗也順利進展到頸部區域。下課鈴聲響起，正當我一邊回想著老師在課堂上講解的細節，一邊將手套丟入放置感染性廢棄物的紅色垃圾袋時，手機在我口袋裡震了一下，是母親的簡訊。短短幾行字，在我心中卻是猛然一扎，猶如解剖臺上的手術刀，鋒利而直接。當我看完簡訊的那一瞬間，只覺得實驗室的溫度驟降，福馬林的氣味也更加濃烈，我的思緒彷彿定格，唯有那簡訊仍在腦海中不斷回響。

坐在高鐵上，我看著窗外那迅速掠過的高低起伏，心中卻是惆悵不安。隨著列車的飛馳，車窗外的嘉南平原形成一條綿長連貫的地平線，伴隨著無盡的思緒，在我的腦海中來回穿梭。課堂上，我們認真地剖析生命的奧秘，卻未曾想過，其實意外的發生，總是那麼地猝不及防。

下午，我來到臺南市立醫院。在電梯上升的幾秒鐘，當我還在整理思緒時，門便已然打開。走廊上瀰漫著醫院特有的味道，不禁讓我感到一股壓抑。在母親的帶領下，我們走進病房，放慢的腳步停在病床前，看到祖母靜靜地躺著，在她消瘦的臉龐上，緊閉的雙眼與嘴唇形成了兩條平行線。父親看到了我，立刻從床邊的座位站起，低聲地告訴我祖母當時的狀況。

祖母是個勤勞的人，住在鄉下的她，辛勤的工作總是從黎明到黃昏，健朗的身影經常在綠竹園穿梭。那天，她一如往常地騎著機車，卻很罕見地未注意到右方有來車，讓側面駛來的汽車撞擊到機車右側，頭部也因此撞上擋風玻璃，同時被防撞桿撞擊右小腿，導致右腿脛骨骨折，加上頭部的撞傷、蛛網膜下腔出血。當我看著手中的X光片，試圖重建當時狀況時，腦海突然湧現出課堂上學到的知識，那些曾經冷冰冰的解剖圖與敘述文字，此時卻變得無比真實。我抬頭看點滴瓶，透明的生理食鹽水順著軟管，緩緩注入她瘦弱的手臂中。我輕輕地叫聲阿嬤，只見原先的平行線微微地彎曲，祖母緩緩睜開了雙眼，嘴巴一

張一閉，似乎想回應我，然而，我們之間卻又彷彿隔著一層薄霧。我傾身向前，努力想聽清楚她說了什麼。

「……蛛網膜位於硬腦膜和軟腦膜之間，覆蓋在大腦和脊髓的表面，其下腔為充滿腦脊髓液的空間。若因外傷導致血液進入蛛網膜下腔，可能會引起頭痛、意識混亂和情緒波動等症狀。若出血影響到腦神經，則可能導致長期的認知功能障礙……」在解剖科老師說明完相關結構後，我們開始進行頭部解剖。經過組員們精巧而細膩的操作，臉上的血管神經逐漸清晰起來，呈現出清楚的絲絲細紋。

絲絲細雨從高空飄下，雨水沿著車窗滑過，在氣流的擾動下，一顆一顆猶如淚珠，覆蓋在快速變換的風景上。清明假期過後，手術成功的祖母，從市醫出院，住進了養護中心。由此，若週末得有空閒，我便會從臺中南下探望。祖母常在輪椅上安靜地坐著，不同於往日的風采，身形瘦弱了許多，眼神有些渙散。由於頭部曾遭受撞擊，間歇性的情緒波動，與偶發的記憶混亂，導致每次探訪時，她的情况都會有所不同。有時，她會突然哭著，說她已無法再多待一天；有時，她的眼神又重現往日的神采，可以與我們正常聊天，彷彿回到了從前的日子；有時，她會埋怨那個撞她的人；有時，她竟又迷惘地問我，這裡是不是醫院的病房？那曾經健朗的祖母，在遭逢車禍的打擊下，神智時而清醒，時而錯亂，陪伴時的難過與不捨，讓我心如刀割。因為想知道祖母的復原效果，我探出右手，在她植入鋼板的小腿上，輕輕按壓脛骨的手術部位。

「同學們注意，在小腿靠前側，約在脛骨前外側的位置，可以觀察到脛骨前肌、伸趾長肌、伸拇趾長肌、第三腓骨肌等肌肉，觀察時請記得他們的空間位置與順序……」透過麥克風擴音，老師的聲音迴盪在整個實驗室內，我低下頭，依循著老師的指示，仔細地清除腿部脂肪組織，原先附著的黃褐色，已逐漸顯露出肌肉原有的紋理。我觀察並感嘆，原來，一個人腿部肌肉的構成方式是如此精妙。

腦海中仍浮現著人體腿部的解剖構造，我猛然回過神來，祖母已在父親的攙扶下從輪椅站起。只見她雙手緊握助行器，一步一步地練習直線行走。端午節過後，祖母的腿傷雖尚未痊癒，但卻可在助行器的支撐下，勉強站起來並走動幾步，還可在聽我分享學校發生的趣事時，自在地接話。養護中心很欣慰的告訴我們，祖母的恢復狀態很理想，不久之後應該可以回家療養，父親聽了很高興。然而，那時可能還不知道，其實真正的考驗，似乎才剛要開始。

回到家之後，祖母常在白天昏沉，晚上卻入睡困難。有一天中午，祖母滿口飯菜，卻久無動靜，原來早已入睡，嘴裡仍殘留著飯菜，尚未嚥下。母親連忙喚醒祖母，好不容易將口中的食物吞下後，她又迷迷糊糊地睡著了。經母親清點藥物後，發現安眠藥的數量似乎有誤差，居然少了幾天的份量，推測祖母擅自在午餐前，自行服用安眠藥。可以想見Brotizolam的成分，已在她體內發揮效用。我看著沉睡的祖母，與過往記憶中那個曾經頭腦精明、精打細算的她，判若兩人。為此，父親只好嚴格管制用藥，祖母所有該吃的藥，概由他統一管理把關。

或許是腦傷的緣故，祖母的記憶開始變得模糊不清，個性也更加多疑，甚至出現妄想的症狀。經常忘記原先的東西放了何處；明明已經確認過無數次，卻依然忐忑不安地反覆檢查瓦斯是否有確實關閉；廚房的冰箱，不斷地被她打開又關上，似乎每一次翻找冰箱的

動作，都無法真正滿足她心中的疑慮；用餐時，一鍋魚湯，在瓦斯爐上反覆加熱，竟達三次之多；桌上的飲料不斷補充，才剛用過餐沒多久，卻又辯稱還沒吃過飯；曾經一天洗一次澡的習慣，如今卻天天刷新次數的記錄。

回家一個多月後，祖母的失智症狀益發嚴重，她變得十分敏感，情緒也愈加不穩定，總是懷疑有人在她的背後圖謀不軌，好像整個世界都與她為敵，甚至連父親也無法倖免。她那雙時刻防備的眼神，透著無法釋懷的焦慮與不安，即使父母再怎麼努力解釋，她始終固執地堅持自己的判斷，哪怕那些想法早已偏離了現實。同時間，姑姑們卻不願分擔照顧責任，將深沉的重擔全然推向父親，無奈之下，父親只好默默地獨自承受，回到鄉下的祖母家，全心全意地照顧她。然而，這反而讓祖母的疑心病愈發旺盛，父親的一舉一動，都成了她嚴密監控的重點，不論是出門的原因、拿著什麼東西，連父親要丟垃圾，她都要一一過問細節，生怕有所疏漏。

照顧祖母的責任，好像無止盡的蠶絲，層層纏繞著父親，將他困入繭中，束縛著他的生活與自由，無法輕易脫身，祖母失智症的陰影，如裂痕般逐漸侵蝕著曾經親密無間的家庭。在祖母的疑心病下，那道絲線益發緊繃。每當祖母的猜忌與妄想爆發成爭吵後，裂隙便進一步擴展，一點一點地將家庭推向破碎的邊緣。然而，儘管父親日夜不懈地照顧，祖母卻似乎並不珍惜，猶如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。只有姑姑們偶爾前來探望時，祖母才會瞬間從沉靜冷漠變得熱情洋溢，滿面笑容地迎接她們，隨即充滿盈耳笑語，連姑姑帶來的各式零嘴也吃得津津有味，父母費心盡力為她準備的正餐，卻只能默默地在餐桌上孤單變冷。這樣的落差，無疑讓父親生出無盡的酸楚，似乎他在祖母家顯得多餘。漸漸地，他內心開始迷惘不安，就在他的價值感即將崩潰之際，幸好母親及時察覺並溫婉提醒，告訴他這一切可能只是祖母病情作祟，並不是他的作法有何過錯或缺失。母親的話語如同醍醐灌頂，將父親從深沉的陰影中拉回現實。然而我明白，母親表面上看似堅強，實際上，她早已在無盡奔波與照顧陪伴的過程中身心俱疲。此刻的她像一根緊繃欲斷的弦，仍勉強地維持著兩端的連繫，雖然她總是說沒事，但我在她輕輕的嘆息聲中，感覺到那弦已出現快要承受不住的顫音。

家，本應是溫暖的避風港，如今卻成了掙扎的孤島。曾幾何時，那笑語歡聲已不復存在，只剩下沉重壓力，在無言中蔓延。終於，為了解決困境，我們決定向外求助，於是撥打 1966 長照專線。經過幾番聯繫，社會局派輔導員與個案管理師來到了祖母家，仔細地評估祖母的狀況。「阿嬤屬於二級失能，」個管師評估後告訴我們，「可以申請長照居家看護及專業服務方面的金額補助。」雖然政府提供了長照方案，然而，事情卻遠比預料中複雜。祖母堅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居家看護，「我不需要看護！我不喜歡陌生人在我家裡！」她近似哭泣地說，誰要想強迫她接受安排，只會讓她更加痛苦，我們無奈地看著她。我們只是想給予她更多的關愛，卻也明白實際上很難消除她心中的不安。在我們的努力說服下，祖母最終勉強答應折衷方案，也就是接受日間照顧中心的服務。在填完規定表格，見到祖母坐上前往日照中心的接送專車後，我看見父母眼中閃過了一絲難得的欣慰，那是久違的放鬆，猶如破曉前的一縷晨光，儘管微弱，但已足以將沉重的陰霾輕輕撕開一道縫隙，如同破繭而出的飛蛾，終於見到希望的微光。

黎明的曙色從群山的縫隙中悄然展開，旭日初昇輕輕爬上山脊，為沉寂的大地描上了

一層溫暖的金邊。高速公路上，我們從車窗遠眺，望著天際與山巒交織的景色，內心充滿著期待。在這個特別多雨的 2024 年初夏，難得且久違的家庭出遊，終於在得之不易的晴天成行。走在淡水老街，晨曦灑落在街道的連鎖磚上，河水在微風中輕輕蕩漾，與遠處的觀音山遙相輝映。片刻的悠閒，已經珍貴到足以讓我們從生活的重擔中暫時抽離，享受著這得來不易的寧靜喘息。我們在橋上倚欄遠望，談起了這段時間以來的種種。那些長久以來堆積在心中的惴惴不安，皆在談笑間悄然消散。一家人打開了心扉，彼此分享著自身的想法與感受。這次的旅行，不僅讓家中每個人找回了維繫內心的安寧與平靜，彼此間也再次變得更加緊密。

物理學中，有個理論認為，構成物質的最基本單位，不是我們熟知的粒子，而是極其微小的能量弦線。這些肉眼無法察覺的弦，隨著自身振動模式的不同，形成了相異的基本粒子，進而組成原子、分子，最終構築了我們眼前的世間萬物——從浩瀚銀河日月星辰，到身體器官組織細胞。或許，可以浪漫地說，這個世界無論你我，皆是由線條編織而成。物質如此，生命亦然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似乎也由這些無形的「弦線」相連，互相牽動著彼此。家人的感情，就如同那些隱秘振動的弦線，縈繞在我們之間，牢牢地牽引著彼此的心靈，編織著共同的記憶與未來。雖然，這場名為「長照」的硬仗仍在持續，挑戰和撕裂依舊接連不斷，但我相信，家人總能成為那條縫合線，給予彼此支持的力量。

當我拉緊最後的線頭，穩定的張力沿著指尖傳遞，細微的顫抖在掌心擴散開來。針線穿過乾癟的肌膚，傷口逐漸合攏，最後，結束的縫線在指間，熟練地打了一個結。期末法會的那天，紗布已層層包裹，壽衣靜靜地覆在大體老師的身上，整個空氣彷彿凝重了起來。我站在大體老師前，心中頓時湧起無盡的敬意與感恩。這些縫線，或許無法讓人體恢復到最初的完美。然而，正是因為縫合，才能將曾經破碎的部分重新連接。它們不再只是傷疤，而是光榮的印記，串聯起我們共同的記憶。只有經歷過疼痛的淬鍊，才能再次緊緊相擁。

我想，人與人之間，似乎總有一些無形的弦線，悄然密縫著彼此的生命軌跡，這些弦線，正是我們生命中最珍貴的聯繫。最熟悉的家人，最親密的伴侶，在經歷每一次風雨，每一場考驗後，那歷經艱辛的經驗，在在見證著我們的勇氣與堅持。正因為這些無形的牽絆，我們才能在這廣袤無情的現代世界中，依然能夠找到依靠，找到內心的平靜與歸宿。想到那神秘的量子弦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無形的線，我滿懷感恩——感謝那已然成為回憶的大體老師，感謝依舊相伴的親友，更感謝這片天地，因為有你們，我們才能安心地期待能有一個可以依託的未來，一個由弦與線，共同牽引且值得信賴的有情世界。